



镜子野猪

鸽十 动物故事



安伟邦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镜子野猪

[日本] 棕 鸠十著
安伟邦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有一头比一般的野猪大三倍、有三个猪娃娃的特大个儿野猪，出现在有名的老猎人源助爷爷家附近的山里。

这头雌野猪因为常在泥沼里洗壁虱，在树干上蹭身子，日复一日，松脂油和泥巴在身上糊了又厚又硬的一层，以至于子弹也射不透；在加上它的身子在阳光下闪亮，所以人们叫它“镜子野猪”。源助爷爷以自己丰富的狩猎经验和坚强的毅力，对这头足智多谋、凶悍狡诈的镜猪进行了长期的追踪和围猎，最后终于击中了它的头部。

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有很强的趣味性和知识性，适合广大儿童阅读。

椋 鸠十动物故事

镜子野猪

〔日本〕椋 鸠十著

安 伟 邦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4.125印张 2插页 70,000字 印数：1—18,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086·690 定价：0.44元

目 录

| | |
|----------------|---------|
| 一、老猎人..... | (1) |
| 二、野猪群..... | (9) |
| 三、老爷杉..... | (15) |
| 四、分校的院子..... | (24) |
| 五、镜猪..... | (32) |
| 六、消逝了的野猪..... | (42) |
| 七、谜的钥匙..... | (47) |
| 八、新的道路..... | (54) |
| 九、猎人的规章..... | (66) |
| 十、六个猎人..... | (72) |
| 十一、桫椤丛中..... | (79) |
| 十二、生与死的岔道..... | (89) |
| 十三、兽夹子..... | (96) |
| 十四、大脚印..... | (102) |
| 十五、娇惯的小野猪..... | (110) |
| 十六、红色的血..... | (116) |
| 十七、升天的烟..... | (126) |

一、老 猎 人

这儿是桦树林。

桦树叶已完全落尽，桦树都成了光秃秃的树。无论哪棵桦树，都向天空伸展着无叶的枝杈，仿佛在祈祷。

一位老年男人，蹲在那树林子里。他的前面躺着一头野猪。

野猪的脑袋被射穿了。还没干的血迹，紧粘在野猪脑袋粗糙的毛上。

离老人稍远一点，有七个男人，跪坐在落叶上，低垂着头。

夕阳把淡淡的光芒投射在桦树林和男人们的身上。

老人坐着，用手撑着地蹭行到野猪旁边。

他用山刀割下一把野猪左肩的鬃毛，然后，把毛用火点着，扔向空中。

鹿儿岛县四浦村落的猎人，猎到雄野猪时割左肩的毛，猎到雌野猪时割右肩的毛，再点上火扔向空中，这是古时候就有的惯例。

老人默默地从野猪的躯体上割下它的大脑袋，
又从躯体上割下四肢。

这期间，所有在场的人，连一点咳嗽声也没

有。

把割下了头、
腿的野猪，摆在杨
桐的叶子上，老人
用沙哑的有腔有调
的低声嘟哝着祷
词。



凝耳听去，祷词是这样：

深山，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手
中山，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手
前山，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手
合计，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手
特向山神奉酬
纵有遗漏，也请接受
阿毗罗吽欠娑婆诃，阿毗罗吽欠娑婆诃

这是猎人们猎到野猪时的仪式。

四浦的猎人们，现在还遵守着这古老的惯例，每逢猎到野猪，都要这样向山神祷告。

念祷词，由猎野猪的头领来做。

老年男子，是位七十八岁的老猎人，被村落里的人叫作源助爷爷，在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都是数第一的猎野猪能手。

念完祷词，源助爷爷猛地站起身，呐喊一般大声说：

“初箭是三吉。野猪脑袋全是你。”

所谓初箭，是指有生以来，第一次打倒野猪的猎人。

三吉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黑黑的皮肤，高高的

个子。他露出白牙，
不出声地笑了。

分配完野猪肉以
后，猎人们哇啦哇啦
大声聊了起来。

那都是些骄傲
话：两年前猎到的野
猪有多么大；对逃得
飞快的野猪，怎样瞄
准放枪，恰好打中
了，等等。

打完猎，猎人
们各自讲骄傲话。
同样的事情说了几
十遍，不，说了几
百遍，但不管怎么
讲，他们也不厌烦。

每当讲骄傲话时，那猎到野猪的激动，总要重新
在他们心里涌出来。

一行人聊着，走着，来到了冈丘上。

冈丘下边，散布着草房。那是他们的村落。

天空中，夕阳的余光还浮着红色，村落却暗成了
紫色。



猎人们在冈丘上站成一团，朝天放了三发空枪。

咕咚！

咕咚！

咕咚！

八个人一齐放枪，那声音大得象雷一样，在周围的山中回响。

村人们从屋里跑出来，站在院头仰望冈丘。

源助爷爷向村人们大声喊道：

“今天的初箭，是三吉呀！庆祝的主家是源助我呀！”

那强有力地震响声音，简直令人想不到他是七八岁的老人。

按习惯，有了第一次射到野猪的初箭者，村里人就要拿了米、酒和蔬菜来祝贺。往常是集中在初箭者家里，而今天，却要在源助爷爷家里。

那是因为，源助爷爷特别照顾这位三吉青年。

源助爷爷，是这个村落的长辈，又是山村有名的猎人，因此他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要来当主家，贺礼就不能凑合事。

“今天晚上的贺礼，得拿好多去。真够呛啊！”村人们在心里发牢骚。

猎人们回到了村里，村里人就各各拿着贺礼，集中到源助爷爷那儿。



这次集拢的礼物，村里从来也没有这么多过。

米如果装进稻草袋里，要有七袋。

酒三斗。

蔬菜类一大堆。

但那天晚上源助爷爷的酒宴，却是非常俭朴的。

说是炖野猪肉和蔬菜，可全是薯类、蒟蒻和萝

卜，简直不知道野猪肉在哪儿。

这种炖菜，盛在几口大锅里，端到来祝贺的人们面前。

另外还有三斗酒。

人们夹着炖菜，喝着酒，又跳又唱，直到半夜，源助爷爷一粒米也没有拿出来。

第二天，源助爷爷把七袋米换成钱，领三吉到镇里去了。

他用那钱，为三吉买了猎枪。



他为三吉选购的，是单发的村田枪。

他挺着胸说：“拿连发枪，是外行的猎人。内行猎人，要用单发枪。不用这种枪射杀野猪，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猎人。”

不过，说实在的，卖七袋米得到的钱，才刚刚能买单发的村田枪。

三吉对这村田枪已是十分满足了，因为他家很穷，还没有自己的枪。射死野猪用的枪，是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

善良的村人，对源助爷爷的这种做法，一个生气的也没有。

他们在山田里遇见，总要开怀大笑：

“上了源助爷爷一个大当啊！啊哈、哈、哈……”

二、野 猪 群

从那次初箭的庆祝以后，又过了两三天。

源助爷爷听说野猪到附近的山里来骚扰了。

野猪是极其贪吃的，看见什么，就吃什么。蜈蚣、鼹鼠、蛇、柯树果实、橡实、山药、蘑菇等等都吃。

野猪不吃的是，恐怕是石块一类，而且，它们的食量大得惊人。

野猪为追求食物而出现在村落附近时，猎人马上可以知道。因为它们在山上到处留下了掘山药吃的痕迹，以及追鼹鼠时乱刨土的痕迹。

野猪的鼻子又尖又硬，适于掘土，多么硬的土，也能用鼻尖使劲拱翻。

猎人和在山上干活的人，象兄弟那样友好。

贩树人每天要到山上去。他们发现野猪找食掘翻土地的痕迹，就立即把那消息传给猎人。

这样，野猪在附近山上一出现，当天，顶迟第二天早晨，猎人们就知道了野猪的情况。

源助爷爷知道野猪出现在附近山上的消息时，他

正在吃早饭。

来通知他的，是住在附近的贩树人八郎。

从他扛着大锯的模样看来，他是去山上时顺路来的。

“是越过冈丘来到前边的熊野山哪，那么近呀！野猪这家伙，出来找食啦。昨天傍晚，我抄近路横穿过熊野的树林，看见那儿到处是掘过山药的痕迹。”

“你走过熊野山，有几天啦？”

“这个呀，到那边去干活儿有十二、三天，所以，走了十二、三天啦。”

“什么呀，那不是从前挖过的吧？”

“不是呀，爷爷，是刚挖过的、还没张蜘蛛网那



么新的呀。”

“噢，这么说，是昨天晚上，至迟是天刚亮时的痕迹。”

“对呀！从掘过的痕迹看，好象不止一头两头哪。爷爷，怎么看，也有五头六头哇。”

“也可能。由于夏天的台风，柯树果实还嫩，就给刮了下来，深山里食物少了嘛。那些家伙们准是一下子涌到村落附近来啦。”

“嗯，对对。那时候，可足吃了野猪肉啦。今年也会象那一年，来好多肉吧。”

“嗯！让你猛吃……”

说着话，源助爷爷停住吃了半截的早饭，做起饭团子来了。

他自从失去了太太，已经独自生活了二十年了。

说是独自生活，其实并不孤独，他和三条爱得象孩子一样的狗一起住着。那爱护法，真象对人类的孩子一样。

现在，这三条猎狗也爬到地炉旁边的木板中间，和源助爷爷并排，受到人的待遇，跟源助爷爷一起吃早饭。

虽说跟人一样，可这地方的猎狗和猎人，都吃的是粗饭。那是在麦饭上浇上酱汤，从大碗里取食。

对这样的饭，狗们满足地、香甜地喀哧喀哧地

吃。

源助爷爷象口头语似地说：

“猎狗这种东西，不是训练，而是要象孩子那样去爱护。必须让我的心跟狗相通，狗的心跟我相通。如果狗不按照我的想法去活动，不按照我想的方向去追猎物，那就打不成猎啦。”

三条猎狗见源助爷爷做起了饭团子，就“吭——、吭——”响着鼻子，那模样，象是在说什么。

源助爷爷的饭团子与众不同，是生酱当馅做的。他一共做了八个。

做了八个，饭桶里的饭就没有了。

等做完饭团子站起身时，三条狗“汪、汪、汪”大声吠叫着，缠在源助爷爷周围。它们猛烈地摇摆尾巴，几乎要把尾巴摇断了。

从源助爷爷的样子看，狗知道他要去打猎。狗精神振奋了。

三条狗都是三角形耳朵，象用利刃猛剃了一下似地竖立着，尾巴总是紧紧向左卷。

这几条日本犬，让爱狗者看见，会恋恋不舍的。

源助来到屋子外面。

太阳快要升出那边的山头了。

天空和山上的群峰，都承受着太阳的光箭，变成纯金的颜色，灿烂辉煌。

但村落的大小树林，
紫蒙蒙的，仍然残留着夜
色。

地上布满着霜
柱。爷爷和狗都沙
沙地踩着霜柱走。

他们是到三吉
家去。

三吉用吊杠汲
来院头的井水，正
在洗脸。

源助爷爷一看，就皱
起眉头，“啪”地一吐唾
沫，大声喊道：

“哎，喂，你这猎人
干吗哪？早晨贪睡的家
伙，出色的猎人可不会这
样啊！”

三吉出其不意，吓一
跳，呆呆地张大嘴注视着
源助爷爷。

“你干吗老做出那种傻瓜一样的脸！野猪都到了
身边山上啦，还不快点准备！”

